

四庫

全書

四庫全書

全書

第三八六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郝氏續後漢書(二)

元郝經撰……………一

春秋別典

明薛虞畿撰……………五八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膳錄監生臣嚴績曾

滕錄監生 徐元秀

元郝經撰

欽定四庫全書

續廣漢書
卷六十九上

張玄凡陵

素閱

黃憲
徐穉

姜朮

申屠蟠

名

THE

—

卷之四

東

紀
謀

郭泰

五

庚辰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諦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

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泰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

高故立朝則為賢臣在野則為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

衰隱者衆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

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

園公綺里季月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真

東陵侯秦欽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

東陵瓜叔孫通伏飲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伏魯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觀賢今天下

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

欽定四庫全書

公往矣毋汙我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往而終三輔決錄子真名僕子真其字新

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萌

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

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

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郭欽哀帝時為益都司

直焉稱爲兄州刺史王莽居攝欽其子字北海歸鄉里

臥不出戶年于家後漢書王莽殺其子字北海歸鄉里

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皆遭逢哀亂避世長往稱為逸民或推國

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伴狂以免或閉關而避或蒙垢以

自愚或潔已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

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

其時遂為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

若糞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

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

之使齊國上言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訪

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駕即日幸

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偃臥以足加帝腹上除為諫

諫大夫不屈乃封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

周黨歸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篡位託疾杜門

建武中徵為議郎遂將妻子居區池復被徵不得已乃

著短布單衣數度觸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

欽定四庫全書

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

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

居而以孔光張禹之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腴祿仕

終居江漢書孔光哀帝時為丞相封博山侯平帝立太后

委政於王莽莽以光舊相名儒備禮事光所欲博學大

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莽懼曰威光兄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一為太司徒太傅太師居三世居公輔位

前後十七年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

關內侯秩光祿大夫帝舅王鳳為丞相封安昌侯永始元

年之開日蝕地震上書者皆機切王氏車駕至焉第問焉

以天變因以災氏所言王氏事示焉為自見年老子豫

弱起為所怨乃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陛下欲聖人罕

言命不語怪神何況漢氏聖儒之危言深遠陛下欲聖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山此不疑

王九 楊雄成哀問與并贊同官并贊為三公而雄三
世不使官以者老久次轉為大夫并贊位雖復事之作
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其無失者勤勞
以本之學校以救之禮樂以容之典服以表之復其并
刑勉人役唐夫夫及并贊雖父子投劉榮固不通及
雄時雖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雄雄起不能
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榮嘗從雄學
作奇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雖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劉歆少與王并
俱為黃門郎及并贊持政連中臺校尉義和京兆使治明
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
歷譜并贊位以 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關而獻
符命者動以萬數計使并坐移神麗莫有誰何風節不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茂富貴引而自
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統體為天下大闢則又異乎景
時逸民伯夷不獨為聖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
哀邪孽專政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
于下犯難而行不以為悔而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
爵祿不為激絕潔已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
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十年曹孟已
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却三公而弗顧獨為漢室遺老嚴

光之力也故范曄作東漢書特為逸民篇以著光之事
今繼曄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為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
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
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
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
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濟眾實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
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
丁念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陳留夏
馥河南尹勲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謹業後漢書八顧有
在八陳國蔡行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為八顧
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郡八俊
錄及後漢書子治陳留國人官至太常天下慕雅夏子

治尹執字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今天下英落尹伯元
元平陽字嗣祖泰山孫父平陽人官至河南尹天下清
昔羊嗣祖劉儒字叔林東郡發千人徵為議郎天下瑤
金劉叔林蔡衍字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刺史天下
雅志恭孟喜已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顯州太守
天下臥沈已恭祖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徵為議郎
林宗天下和雍郭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康樂書遺母憂惟血發痛歷年乃

與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

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破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闓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六

得免馬遂閉門教授弟子

漢書後漢書

以千數建寧元年

太傅陳蕃大將軍實武為關人所害泰哭之慟既而嘆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

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來會葬者千餘人原注

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西谷關以西河內

陽陰以北二千裡負笈荷擔獨路榮車筆架蓋蓋有

萬數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潁郡

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爾

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其先

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延應天來聽席明哲
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允量弘深安度廣大浩明皆
汪江為無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
足以幹事德結足以矯時運考覽六經探綜國緯周流
羊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陞極敷言之未絕于時經
緯之徒歸佩之立聖行表而影隨於嘉聲而絕于時
百川之歸巨海介之宗處龍也爾乃潛隱衡門狀期
勤海竟蒙顯馬用扶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美之能
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入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臨鴻

壘之選通嘉祐之絕軌期區外以行冀超天爵以高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康所實念乃相與推先生

之德以謀不朽之事余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

亦賴之於見達也今具如何而聞斯極於是樹碑表墓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七

如訓禮樂是悅詩書是教匪惟華乃辱厥報宮瑞重

恆允行其門懿乎其純雖乎其操洋洋洋指仲言觀其高

格通沁丘岳誘能教赫赫三事異行其招泰辭居貢係

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銘焉其光曜漢書泰之所

未世是故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原注謝承漢書泰之所

則其政之故適陳留則公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後之

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文類下相之書今錄

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

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

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魯國之大駟卒為齊之

忠臣魏之名賢

原注呂氏春秋曰顏淵聚徒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長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彌也顏庚齊大夫顏

淵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殺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成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名顏淵聚之子

晉曰服之後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法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麻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

未晉國之驅說文曰榷會也謂舍兩家之責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未之閭而賦之遂致段

首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捕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未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未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

曰段干未賢者君好忠段干未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然也魏子朝反遂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原注論語慎勿口遂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志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

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已甚亂也

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怨結客欲報諸生

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

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

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原注夷平也說文曰踞踞也容獨危

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

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

草蔬與客同飯

原注草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

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

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

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遵潁

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

遊學官遂為諸生傭後能請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

生博士皆就警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

起號曰徵君

原注錄此下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

威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

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

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

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嘆曰

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

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

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據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王榮

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

共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

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其言柔為

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

之中云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日錄所附諸人決

第與後漢書同惟庚系下缺宋果疑日錄脫也今仍之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郡官吏恥之委去後

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

泰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

是知名原注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

翔肩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

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雒中士

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原注謝承

才父曜名遠近聲價已定散屏不就察病京師不通賓

客公卿將相大夫進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雖

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

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

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

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

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

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

守馮懿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

韓卓孔伋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懿字德山性慷慨

丹為功曹釋卓為主簿孔伋為上計吏袁山松書卓

字子助臘日叔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

欲為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

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潁川張元祖

知其如此謂言足下錄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

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服所乘麋車牛命融以給殯

融受而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獲

游不仕並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

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原注謝承漢書

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難家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科罰躬助農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母母詰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爾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元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脩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虔化我鳴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爾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

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宜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泰嗟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才少子玄最知名其文與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大與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

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亡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五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厚欲時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縣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八十四卒于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五

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麻者以百

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原注先賢行狀大將軍

六子紀謚最賢原注蔡邑陳太丘碑先生諱定字仲弓

兼資九德總情百行於鄉黨則怡怡焉於朋友則

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懷之其為道也用舍行藏

進退可度不微許以干時不違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

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閣喜年歲太立一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遺憲事

樂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適交不諱上愛不漬下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數宿時年已七十進隱立

山懸車告老四門憤慨關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太

公前復招辟使人曉諭云欲將表便可入踐常伯起補

三事討深金紫光國無熱先生曰絕望已久歸巾待期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而已皆遂不至孔震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聚藏屏僚

之皆舉手曰頤川陳居絕世超倫大位未臻勉於

寫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

四甲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時服素棺槨則周觀喪事惟均用過子儉辱公百餘英

不啻嗟嗟哉知名失聲輝耀大將軍天不賜遺老碑屏

敏士陳君崇藏漬之精范雲曜之純天不賜遺老碑屏

我王孫前哲墓于時唐范雲曜之純天不賜遺老碑屏

范先生傳曰郡都手文或書曰洪范九疇彝倫攸叙文

為德表範為士則存海濤不亦宜乎公諱今史失

以中宰制文徽府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公諱今史失

陳君命世是生舍光舒德為士作程賀始既正守終又

今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遠官屬報史前後赴會刊石作

銘府並與比縣會葬焉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

投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徐府君臨

鄴道歡功絕遠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旅

一時咸銘斯可謂存榮沒哀元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我哉崇徽吐符降神於望先生地實懷珍如何吳宮風

為爰集子林命不可賦哀何有紀字元方亦以至

德稱兄弟孝養閭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

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為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

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哀服已除而積

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

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

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

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

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

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

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為公宜事委公卿專精

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

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

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

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辦嚴即時之郡置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

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太鴻臚年七十一卒

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原注魏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

由是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

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某

鴈成羣當世榮之諶早終原注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

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苦夫收堅已叫呼之

失故時政備慘而其風愈往為陳先生追遠之節也

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賜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

姓世喜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

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

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

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

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

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

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

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

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

曰昔國武子好招原注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

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

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續後漢書此下有

錄後科十一字此書

錄自有傳故從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

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鶯

鳳翻翥而不忤于泉池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棘棘國無

道至死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

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范曄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官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三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閭所

原注閭舊作閭非也案閭字未高閭字夏前下言未高則閭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有失也其母問

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

及既親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

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

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

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到傳時林宗過薛恭祖泰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

停執轡不報泥從叔度乃獨宿宿也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原注杜預女戚憲與同郡周子居父伯堅守張依遊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依死子居等遂

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邱居於是又辟公府友人

與伯堅即日解行封喪四人留隨柩車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三

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

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原注通鑑綱目漢帝建元元年書汝南黃憲年以文家限斷

論不當入三國此時因郭泰等率連入之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

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儉義

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

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

署功曹穉不免見之原注後漢書不既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惟稱來時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
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
疏薦稱等曰臣聞昔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稱彭城姜肱汝南袁閔
京兆韋章原注謝承漢書著為三輔冠族少穎川李曇
修前據治京氏易韓傳博通經藝
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
宣威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稱袁閔韋章孰為先後蕃對曰閔
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
直不縷自雖至於稱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
出宜當為先稱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
稱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炎一雞以繇絮一兩漬酒以
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繇使有酒氣白茅藉飯置雞而酌
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
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

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
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
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
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會卒年七
十二子肩宇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肩禮行轉相約
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平季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
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

子等海內稱為五處士焉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原注謝承漢書
祖父豫章太守

父任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

常共被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繫嗣當

立乃遞往就室原注謝承漢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
此年少又嚴厲肱感風之孝凡弟同

被而寢不入房原注謝承漢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
此年少又嚴厲肱感風之孝凡弟同

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

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凡

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

原注謝承漢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通野廬為賊所劫取

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第年幼父母所憐恐又

未聘娶願自殺受戮以代兄命盜我刃曰二君所謂賢

人吾等不長要相侵犯素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

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典之亦不復受但掠奪衣資而

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

謝罪而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

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

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

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告其友曰

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

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

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

原注謝承漢書肱帝手筆下詔曰肱抗違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服德尊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此夷齊不境周德不躬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

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

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

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廬于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忌日輒

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李

士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

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沉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為歟得減死論家貧傭為漆工郭泰見而奇

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

玄妙性敏心通長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

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前

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不復顧眄遂隱居精學博貫五